

I
Shuang Que

双阙

海青拿天鹅 著

西周，诗歌与传说的时代。
他持弓而立，在缤纷落英中向我走来；她浅浅莞尔，笑容如月华般似曾相识；
想变得幸福，心却在摇摆，就像灰姑娘的舞鞋，明明非常合脚，一点时转身却还是匆匆地掉了下来。
命运冥冥地牵引，情感与现实矛盾交错，异世的灵魂又当何去何从？



1

Shuang Que

双阙

海青拿天鹅◎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双阙 / 海青拿天鹅著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
2009.1
ISBN 978-7-5387-2540-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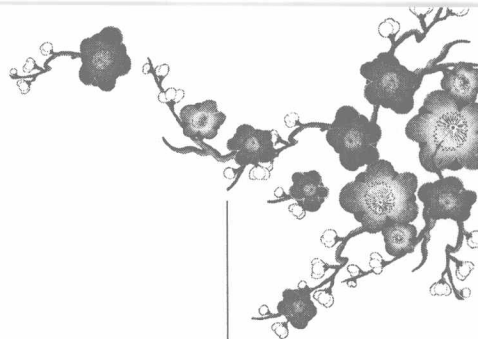
I. 双… II. 海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96395 号

双 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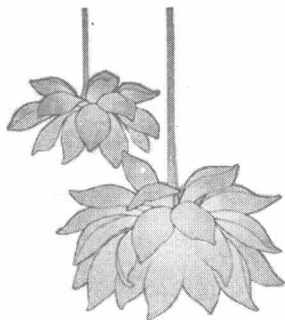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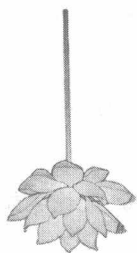
作 者	海青拿天鹅
出 品 人	张四季
责任编辑	刘禹婷
特约编辑	毕雅哲
出 版	时代文艺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: 130062
电 话	总编办电话: 0431-86012927 发行科电话: 0431-86012939
网 址	www. shidaichina. com
印 刷	三河市和达印务有限公司
发 行	时代文艺出版社
开 本	690 × 980 1/16
字 数	361 千字
印 张	20.5
版 次	2009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2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目 录

- 第一章 ◎ 杞奴 1
- 第二章 ◎ 旅程 14
- 第三章 ◎ 锥水 30
- 第四章 ◎ 蒐田 44
- 第五章 ◎ 约会 58
- 第六章 ◎ 离别 71
- 第七章 ◎ 恋情 87
- 第八章 ◎ 豆蔻 100
- 第九章 ◎ 覲见 112
- 第十章 ◎ 忧思 127
- 第十一章 ◎ 新妇 142
- 第十二章 ◎ 王宫 157
- 第十三章 ◎ 辟雍 171
- 第十四章 ◎ 大丰 185
- 第十五章 ◎ 颍邑 201
- 第十六章 ◎ 梓土 217
- 第十七章 ◎ 分手 232
- 第十八章 ◎ 阙台 248
- 第十九章 ◎ 劫掠为婚 261
- 第二十章 ◎ 挚任 275
- 第二十一章 ◎ 兄长 289
- 第二十二章 ◎ 及笄 306



杞奴

我睁开眼，还是这里。

光从糊了白绢的窗格透进来，屋子里的东西看得清清楚楚。低垂的幔帐，嵌着一格一格木柱的泥墙，头一点一点打着瞌睡的女人。我把手伸到眼前，仍然这么小……

是怎么来到这里的？

那天我二十岁生日，爸妈在一间高级餐厅订了张桌子为我庆生。刚走进餐厅，一阵眩晕忽然袭来，喉咙像被扼住一般难受。

我心里不停对自己说冷静，冷静……忍耐着，颤抖的手当即伸向包里摸我的药。谁知摸了一阵，没有。好像忘在学校了。我冷汗涔涔，痛苦地躬身倒下。耳边响起一阵惊呼，我蜷在地上大口喘着气，周围的声音消失了，渐渐模糊的视线中映着爸妈惊恐的脸，随后堕入一片黑暗……

我苦笑，终于到这一天了吗？

不知过了多久，我在迷蒙中有了些知觉，四周仍然是无边的黑暗，却无比闷热憋窒。

我难受得不停挣扎，想摆脱出去。许久之后，一股力量突然将我牵引出去。清凉倏地涌来，光明猛然重现，我却适应不了瞬间而来的强光，眼睛无法睁开，只能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，想要叫喊，却听到嘴里呱呱地发出清脆的啼哭声！

周围响起一片兴奋的叫声。

一双手抱起我，耳边响起几个女人叽里咕噜的说话声，我听不懂。



惊慌间，我想大声问到底怎么回事，却响亮地重复着刚才的啼哭——阵阵婴儿般的啼哭！

我用舌头舔舔牙床，没错，真的没有牙！握了一下手，软软的，完全使不上力。我心中一凉，自己居然变成了婴儿……

这个婴儿身体很弱，我的眼睛始终无法睁开，意识总是陷入模糊，无论我如何奋力挣扎，清醒的时间依旧很少。

身体里更多的是婴儿的本能。

有时候我会感到肚子饿，接着就听到自己哇哇地啼哭起来，然后被人抱起，喂食。有时候会觉得身下湿热得难受，心想，天，我尿床了！我又大哭起来，然后又有人过来将我身上的布翻开，擦拭，换上干的……

混沌中不知过去了多少个昼夜，慢慢地，我感觉到自己的意识开始强大起来，昏睡的时间越来越短，而我的眼睛也终于慢慢睁开了。

发现我睁眼的是一个白净的胖女人，她脑后绾着光溜溜的髻，看着我，惊喜地轻呼一声，转身出了屋。然后，几个女人跟着进来了，她们围过来看我，脸上喜气洋洋，不停地说话，似是很兴奋。

我努力地听，却还是听不懂，只能睁大眼睛看着她们，从一个个乌黑的发髻看到一张张不停张合的嘴。

当视线落在她们的衣服上时，我心里一突。

网上的汉服讨论如火如荼，我也受吸引去看些帖子，里面有很多详细的文字和图片介绍。她们离得很近，我能很清楚地看清那些衣料非丝非棉，在脖子下层层相叠——交领，右衽。

婴儿的生活是怎样的？

我躺在一张矮榻上，身下铺着厚厚的褥子，软软的。我每天都在这屋子里躺着，在别人的伺候下吃喝拉撒。

经常会有人来看我，几个之前没见过的女人，和身边的这些人比起来，她们明显是主人，年纪有二三十岁的，也有上四五十的，涂脂抹粉，头上身上装饰着琳琅的玉饰，衣裳上精细地缀着花纹，屋子里的人看到她们，无不显出恭敬之色。还有几个小孩，大的有十几岁，小的只有两三岁，梳着一样的总角发式。



至于这身体的母亲，我只被抱去见过几次。她长得很美，却总是虚弱地躺在床上，柔柔地看着我不说话。没过多久，我又会被抱出她的房间。奇怪的是，我一直没看到父亲。那些探视的人中也时常有男人，看他们与屋里人谦恭地对话，我知道他们不是我父亲。

人们来看我的时候，总是对我说话，用玩具和各种怪异的表情逗我笑。

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，愣愣地看着眼前的嘴一张一合，明白他们想要我笑的时候，便回报地朝他们咧咧嘴，他们便像受到鼓励般的对我说更多的话……

有时觉得他们烦了，我就装睡，或者干脆大哭把他们赶走。

周围清静的时候我不哭也不闹，静静地用这婴儿的眼睛打量着这个世界。

我确定这不是 21 世纪。

木结构的房屋，石砌的地板，厚重的木制家具，都古朴典雅却不失精致。

我朝头顶的床帐望去，两块中间有孔的圆形碧玉静静地挂上面，莹润无瑕，纹饰简洁，是玉璧啊……

语言不通，我无法从周围的人身上了解这个时代。

我每天只能吃饱了睡睡足了吃，就像大学舍友小宁嘴里嚷的米虫……

爸妈……他们现在怎么样了？

该是离婚了吧。这么多年，他们终于没了顾忌。一个开公司，一个当医生，都是没有太多时间给别人的人。他们即使不告诉我，我也知道他们之间早已势同水火，之所以忍到现在，都是因为我。

我一出生就被诊断出有先天的疾病，无法治愈，最乐观的估计也活不过二十二岁。

爸妈从小就很疼我，即使节衣缩食也要给我最好的。我的病不能激动，不能做激烈运动，爸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请了保姆，连洗碗也不让我动手。为了挣到足够的钱，他们努力工作。

两个人事业发展越来越好，而全家人在一起的机会却越来越少。

终于有一天，我去学校参加活动，中途回家，在门外听到客厅里的争吵声。

可爸妈却仍然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，维持着表面的和睦。我明白，他们怕我知道后受刺激。

我们一家三口都在忍受折磨。折磨我的是病痛，折磨他们的是对方。

现在，他们终于可以按自己的想法生活了，这未尝不好。



我在慢慢长大。

一天，我一大早就被人从床上抱起来沐浴更衣。完毕后，一个老人走进来跪坐在我面前，拿出一把青铜小刀。

我顿时警觉，这老头该不会知道了什么想把我灭了吧？

见我瞪着他，老头呵呵一笑，抬起双手。抱我的人扶正我的脑袋，不让我乱动。头上传来麻麻的感觉，老头小心翼翼地将我的胎发剃下。

我愣愣地望着他的动作，不明所以。老头却不管我，认真地把胎发剃完，交给旁人包好，我又被人抱了出去。

来这里这么久，我第一次看到了院子以外的世界。

我的院子是一大片建筑中的一小部分，沿着长长的庑廊，我好奇地看着眼前一间间的大屋子，它们伫立在台基上，高高的黑褐色屋顶厚重地压在上面，不能说大气磅礴，却也庄重古朴。

出了庑廊，豁然开朗。眼前这座屋子，比刚才的放眼望去的任何一间都大，它筑有高高的台基，威严肃穆。

前面的中庭整齐地站着许多人，有的我见过，有的没见过。母亲也来了，正站在檐下。她今天穿得相当隆重，被人搀着站在一个男人后面。那个男人就是这身体的父亲吗？

我被一名老妇抱到男人面前。他四五十岁的年纪，两鬓有些花白，脸上的神情很温和，岁月在上面留下了些浅浅的沟壑，看起来有些沧桑，一双眼睛却很有神，在望向我的那一刻，添上了些喜气。

他轻轻握住我的右手，与其他大人们对话，语气颇为郑重。我安静地配合他们，目光却不住地打量眼前的这个人，从他眼角的鱼尾纹看到冕冠上垂下的玉串，数数，有九根。

九根是什么意思来着？

在我神游天外之时，仪式已经完成了，回神的时候，阶下众人在齐声说着什么，看那场面，像是在祝颂……

从这以后，我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。首先，我常常能见到这身体的父亲和母亲了；其次，他们见到我，都会用同一个音节唤我，我像是有了名字。

对于第二点我很郁闷，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他们给我起了个什么名字。

根据我多日来的观察和对那九根玉串的分析，我断定这个世界至少是在历史上商



周的时段。到底是什么时代呢？要想搞清楚，当务之急是要学会和周围沟通。于是，我开始像所有天真可爱的婴儿们一样，咿呀学语。

一般小孩学语言的速度是很快的，除了我。

我不是一般小孩。三年来，我只学会说父亲、母亲、水、吃等等简单的音节。记得我不满一岁时在大人引导下唤出“母亲”的时候，他们高兴极了，然后我又唤出了“父亲”，众人简直要把我捧上天，接着……两年过去了，我还在重复这几个词，周围看我的目光开始变得哀戚。

原因很简单，我仍然听不懂这里的语言。

虽然只能听出少数简单的词句，但也是我这两年辛苦摸索的成果了。旁人好像知道我有障碍，总是小心地挑简单的话和我说，就算这样，我也还是十有八九一头雾水。有时候听得我气急，对他们说起普通话，结果，他们投过来的目光更加哀戚……

作为一名曾经的在校大学生，我相信知识能让我重拾自信。

于是在学会走路以后，我去父亲那里看书。看到案上如山的简牍，我傻了眼；父亲把我抱在膝上翻看的时候，我又傻了眼——象形文字。

经历此次挫败后，我认命地走我的笨鸟之路。

终于，在五岁的时候，我开始能听懂这里的话了。

能听懂就好办，我的学习速度可谓一日千里。

未满七岁的时候，我已经拿着木牍认字了。

周围的人都大吃一惊。也是，从神童到弱智再到神童，这经历不是一般人能想象的。

已经八岁了啊……我躺在床上，瞪着床顶的幔帐。

无数次在梦里看到自己醒来，发现还是躺在宿舍的床上，一侧头就看到对面床小宁乱七八糟的睡姿，心里立刻踏实下来，不由得舒心微笑，果然是个梦！笑着笑着，我真的笑醒了，然后就看到这幔帐……

这是周初的杞国。没错，就是“杞人忧天”的杞国。

我的父亲姒姓，是禹的后裔，夏朝的遗民。

商汤灭夏之后，将姒姓的夏王室遗族迁到杞，封杞国。几百年来，杞国时兴时败，风雨飘摇，几度寒暑；又经天下大乱，诸侯兼并，到父亲时，已经灭国。三十年前，武王伐商后，定鼎九州，分封天下，寻找禹的后人，在楼牟找到了父亲，将他封于杞地，再续国祚，



待为上公，称东娄公。

杞国虽小，父亲的爵位却高，怪不得有九根冕旒。

父亲叫我姁。那天给我起的名就是“姁”。

母亲当初对我起这个名并不乐意，因为古来只有一个人跟我同名——有狐氏姁娥，有穷氏族长后羿的妻子，后世传诵的月宫仙女，她的婚姻却是一场悲剧。后羿移情别恋，姁娥怀着怨愤与寒浞联合，杀死了后羿。

此事让人们长久以来谈论不已。

母亲对她是不以为然的。在她看来，整件事中姁娥更像是一颗争权夺利的棋子，后来更是被寒浞强娶，作为进一步渗透朝政的手段再加利用。说到底，姁娥什么也没得到。

我对母亲的看法不以为然。姁娥对自己的爱人如此决绝，该是用情太深的缘故。哀莫大于心死，在她决定的时候，恐怕就已经无所牵挂了……正如前世的一句名言，女人是爱情动物。

当然，母亲并不知道我的想法。她有她想问题的立场。

母亲是卫人，与周天子同宗。父亲封国后没几年，正夫人就薨了。杞卫相邻，卫乃姬姓大国，父亲向卫国求取卫姬为杞夫人，于是，母亲嫁了过来。父亲这一脉人丁单薄，为广开嗣源多置内宠，本有侧夫人和妾侍九人，加上母亲随嫁的一位媵妾以及后来陆续进的几位，杞宫虽小，母亲却过得一点不轻松。在我之前她先后生了一女晏和一子解^①，加我共三个，其他妾侍还生了十一人。我不由歛歔，老头子还真的是广开嗣源，他心里必定得意非凡了。

杞国弱小，经常要仰仗其他大国的庇护，卫国便是不可得罪的。母亲的地位十几年来不曾动摇，我觉得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这个。母亲怀我的时候已经三十多了，就算在21世纪也是高龄产妇，上上下下都高度紧张。母亲则是又喜又忧，喜的是没想到这个年纪还能得孕，忧的是不知道能不能将孩子顺利生下来。

父亲特地去宗庙问卜，一看卜骨，居然是前所未有的大吉之象，不由为之大振，而我举行的名字礼也比其他的女儿要隆重。

我想起史书上大人物们出生时的风光，就去问母亲，我出生的时候有没有天降异象，梦什么入怀或者异香盈室之类的。她想想，说无，只觉生我特别疼，像要死掉一样。我讪笑，那个时候我的确很用力，母亲至今身体不是很好，就是我折腾的。

^①解：解在字典里的解释是“弓调得很好的样子”，而解的字“扌”的含义是“使劲张弓”的意思，周人取字之间要取相近，相联系或相反的意思，所以，鵠为解取字“鵠父”。



“君主^①？”一个声音把我的思路打断，是我的侍姆丘。

我应了一声，坐起。一只手把幔帐拨开，丘的圆脸出现在面前。她笑眯眯地扶我坐到床边，跪坐在地上给我穿上衣裳。

寺人^②端了水盆巾帕过来，丘递上一只牙刷。

这牙刷是我让匠人制的。小宁说过，一口洁白的牙齿是美女的标准之一。我说：“那古人没有牙刷不就没有美女了？”

她以八卦女的热情告诉我：“非也，唐人把杨柳枝泡在水里，咬开里面的纤维刷牙，宋代已经有了猪鬃牙刷的专卖店。所以说，认识是关键，觉得牙齿重要的人无论在什么时代都能找到工具。”如今这话倒是派上了大用场。开始的时候，他们以为这是我的异想天开，便当是哄小孩的玩具做给我了。事实胜于雄辩，过了两年，众人发现我的牙齿比所有人都白都漂亮，他们才开始严肃起来，早慧的名声又一次落在我身上。

不是我虚荣卖弄，这是多年养成的生活习惯，我不打算将就。

我用牙刷沾上盐，把牙刷干净，漱口，洗脸。完毕后，跪坐在铜镜前让丘给我梳头。

“君主可要往夫人处用膳？”丘边给我梳头边问。

“嗯。”我由着她摆弄，望着铜镜。镜子里的我有着波光盈盈的杏目，粉面琼鼻，稚嫩的嘴唇，笑起来如春花般烂漫。这身体还真是个美人坯子。

丘将我的头发绾成总角，看我盯着镜中的自己，笑着说：“君主美甚！”我歪头笑笑，起身说：“走吧。”

“诺。”

丘抱着我来到母亲的宫内。

母亲在世妇^③的服侍下已经梳洗好了，看到我，微笑着招呼我过去。见过礼，母亲伸手抱住我，叫寺人传食。

自商朝以来，华夏所行的是两餐制，上午大食，下午小食。不过我不管，在自己宫里，我依然吃三餐。小孩要长身体，科学用餐才是正途。

寺人在我和母亲面前奉上盛饭的簋、盛肉酱的豆和盛水果的笾，摆上勺、匕、钲、俎^④。然后，抬进一只小鼎，室内立刻弥漫起浓浓的香味。

母亲笑道：“昨日解随你君父^⑤行猎，得了只鹿献与我，知道你要来，便让亨人做成肉食。”

烤肉啊……我两眼发亮，正觉得肚子饿，闻着香气，口水都流到心里去了。



寺人将烤肉放上镬俎，用小刀替我细细切好，知我不喜欢用勺匕，递上筷子。

我胃口大开，夹起鹿肉细细咀嚼。这个年代的烹饪还很简单，就拿这烤肉来说，佐料不外乎油盐，顶多加上些香草，所幸味道还不错。饭食也很初级，做出来的是干粥烂饭，类似于小学生日记里常出现的第一次做饭水放多了的杰作。

饭后，母亲接过世妇手中的帕子给我擦嘴，一边擦一边说：“姁在公宫习礼，我去探她，你随我同去吧。”

“姁？”我看着母亲，想起一张苍白的脸，“她要嫁了？”

“然。”

“嫁谁？”

“齐国公孙。”母亲放下帕子，拉我站起，替我整理衣裳，看着我说，“去看看吧，过了这两个月，以后怕是再不能见了。”

我应诺。

母亲微笑牵起我的手，往公宫走去。

没记错的话，姁比我大七岁，今年十四。她母亲叔姬是卫国宗女，作为媵侍与母亲一同来杞，总是低眉站在母亲身后。她长得一般，口也只能算清秀，性格也温顺，不爱说话，似乎有些低血糖，脸色缺乏少女的红润。

可能是性格的原因，我与口并不亲厚。呃，事实上我与杞宫里除父母和身边宫侍以外的所有人都不亲厚。在我会说话以前，经常来看我的孩子是同母的姐姐晏和哥哥解。

晏比我大十岁，解比我大六岁。

晏长得像母亲一样周正，鹅蛋脸，丹凤眼，双唇似乎永远含着笑，一派惠娴知礼的气质。宫里的人都说，君主晏的模样一看就知道是天生的贵人。她通常是和母亲或解一起来，看看我，抱抱我，然后去和旁人说话。

解更喜欢缠我，他虽是太子，却爱玩爱跑，麦色的脸上带着干净的笑容。他对我说话，还献宝一样向我贡献他以前的玩具，即使是和晏玩闹也不忘跑过来捏我；他还会带我登上宫内的高台眺望四方，远远地看到城郭上的双阙^①；再大些，他就偷偷带我出宫去看雍丘的大街，给我易麦芽糖吃。

晏嫁走的时候，我还不会说话，解倒是会找我玩，可等我能说话以后，他又进了泮宫上学，很少来了。而其他的兄弟姐妹和内眷，毕竟隔层纸，亲厚不来。

^①双阙：阙是古代的一种建筑形势，“双阙”顾名思义，就是两个阙楼，有点像瞭望台，立在建筑物前非常有气势，很多古时的砖刻、石雕、壁画都可以见到它的形象。呃……不过它在本文里主要代表的是一种时空氛围。



可能是我太懂事，我本来就不是什么天真无邪的儿童。

公宫是宗庙所在，供奉着禹和姒氏其他祖先的神主，同时，它也是宗族子弟的习礼之所。

这里除了姒以外还有另一个女孩，她端坐在姒身后，一同受教。

见到母亲，两个女孩和教习世妇纷纷下拜行礼，母亲微笑说了声“免”，让我与她们见礼。

各人分席坐下后，母亲和蔼地向世妇询问学礼的进展，世妇一一作答。母亲点头，转向姒，让随侍拿来书简，抽问里面的内容。

姒的样子似乎紧张，她一向是很怕母亲的。

我坐在侧面，看到了她挺得僵硬的背和广袖下绞在一起的手指。回答了几个问题后，她渐渐有些吃力了。有一句她无论如何也记不起来，支支吾吾地答不下去，她的脸色更加苍白，难堪地坐在那里，愈加奋力地绞着手指。

气氛很尴尬，世妇们的脸色慢慢变得难看，我也担心地看着姒。

母亲却依然神态自若，她看向姒身后的女孩，说：“蓁可记得？”

蓁望望姒，怯怯地答道：“记得。”

“哦？”母亲道，“那你说。”

蓁想了会儿，缓缓地接着姒答了上来。

她的声音很甜美，虽然还带些稚嫩，却相当悦耳，我也不禁竖起了耳朵。

母亲唇角微微扬起，垂目听她背完。

离开了公宫，我问母亲：“蓁是谁？”

母亲笑笑，说：“蓁乃宗女，此次联姻，须姒娣^①随嫁，便是她。”

原来如此。我点点头，“就像姒的母亲一样，当媵妾随嫁。”简直是蓄意制造夫妻不睦。

母亲失笑道：“你小小年纪，知道什么是媵妾！”

我不以为然，“我就是知道，都是嫁一个送一个，叫法不同，做的事却是一样！”

见母亲神色莫辨地看着我，我立刻明白了这话不是个八岁孩童该说的，尴尬片刻，忙对她灿烂一笑，满脸天真地说：“一个人过去何其寂寞，有故人陪伴就不会想家了！”

母亲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孺子^②……”她爱怜地摸摸我的脑袋，像是在自言自语，“姒懦弱寡言，蓁却坚强，日后必不甘居于人下。倘其心淳厚，姒尚可无忧，若不然……”母亲笑笑，

①姒娣：姒即侄女，娣即妹妹。姒娣也是媵的一种，不过与女主人的关系上显然要比普通意义的媵来得高贵。

②孺子：就是“孩子”，长辈对后辈的称呼。



没接着说下去。

我明白母亲的意思，想起了晏。

晏三年前嫁给了周天子四子——颀伯姬杞，还同时媵去了她的一个异母姐姐姊。

她深得母亲真传，去看她的人回来都说颀伯小君^①手段了得，家中虽内眷家臣众多，诸事繁杂，上上下下却无不敬服于她。

而提到姊的时候，却是草草带过，只道万事皆安。我猜她日子一定不如意。

想到这里我惆怅无比，几年以后我是不是也要这样？

我抱住母亲说：“母亲，姊将来哪也不嫁，陪你可好？”

母亲却当我是小孩撒娇，笑道：“好！”

我也笑了。

母亲待我是很好的，和我前世的妈一样好。所不同的是妈太忙，对我的好大部分体现在物质上，而现在的母亲却能守在我身旁照顾我。

当年，我四岁了还听不懂话，也不会说话，宫里的人都觉得我是个智障，表面上仍恭恭敬敬，背地里的流言却不少。那些庶夫人和妾侍看到我的时候毫不掩饰眼里的嘲笑，她们的孩子也从来找我玩。在旁人看来，那场隆重的名字礼就像是讽刺，而父亲望向我的目光里也染上了疑惑和忧虑。

母亲却从没因此厌弃过我，她依然温柔待我，耐心教我说话，细细过问我的饮食起居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她是对我最好的人。

我会说话以后，在母亲生辰那天像幼儿园小朋友一样手舞足蹈地对她唱《小燕子》。母亲的眼睛突然就红了，在我唱完以后抱着我哭了起来。

事后，母亲问我这歌是谁教的。我心里头着实为难，总不能说是我自己作的吧。就同她说是解带我出宫玩的时候听民间小童唱的。

然后，绝无仅有的，解因为带我溜出宫而得到了赏赐。

两个多月以后，姊和蕤终于出嫁了。

我站在城墙上，看着鸾车和送嫁队伍出了廓，渐行渐远。

已经是秋天了，正值夏历九月，宫苑和城外的树林已经开始渐渐地染上金黄。这个时代的中原比后世要温暖，但风吹在身上，仍然感觉到丝丝的寒气。

^①小君：即诸侯的夫人。鵠为了区别，在文里称诸侯夫人为夫人，而贵族们的夫人为“小君”，其实二者并没有不同。



一只温暖的手落在我头上，我回头，一张俊俏的脸笑吟吟地看着我，是解。

解的个头拔高了不少，已然是个小少年了，吉服，为仍显稚气的他平添了几分沉稳，而黑黑的双瞳也带上了些贵族的深沉。他对我笑道：“姁，她们走远了，城墙上风大，我送你回宫吧。”

我点点头，让他牵着我的手走下城墙。

解的手比我的大多了，我的手被他握着，依稀可以感觉到他练习骑射磨出的薄茧。我抬头看他，阳光在他的黑发上投下淡淡的光晕，勾勒出脸部流畅的轮廓。他发现了，侧头对我莞尔一笑。我心里咚的跳了一下，这家伙，再过几年不知要拐跑多少女孩的心。

御人早已备好了车在城墙下等候。解踏上乘石先上车，寺人扶我随后登上，解拉我在他旁边坐下。御人驾车慢慢地向宫内走去，寺人们在车后跟着。车轮压在沙石路上，发出辘辘的声响。

解突然说：“姁八岁了吧？”

“然。”我说，“上月刚满八岁。”

他低头看着我腰上一块精致小巧的凤形羊脂玉佩，笑道：“这玉佩可是你生辰时母亲赐的？”

我笑着仰头对他说：“是啊，阿兄^①你上月随君父去王畿，我都未同你要礼物。”

解问：“姁想要为兄送什么？”

我想了想，没什么特别想要的，就说：“阿兄且记着，姁想到了自会向阿兄讨要。”

解笑着说：“诺。”

快到宫门的时候，车驾慢了下来，在我们前面有另一辆车正要进门。

那是庶夫人陈嬖的翟车^②，她的女儿姝也在。

陈嬖娇艳，十几年来宠眷不衰，在杞宫是人所共知的，她还育有一子樵和一女姝。

她是陈国宗女，陈与杞交好，母亲嫁过来的时候，陈国就把陈嬖媵来。诸侯国之间的利益盘根错节，姻亲便是其中一项。诸侯向一国聘娶的同时，不但女方的国家会送媵，与他相善的国家也会送媵，在这里，婚姻被作为一种政治平衡手段，发挥得淋漓尽致。

陈嬖与母亲不对付也早已不是秘密。两人见面的时候倒是礼数周到，背地里却波涛汹涌。别的我不清楚，母亲私下里一提起她，脸上便是深深的厌恶之色；陈嬖见到我也是皮笑肉不笑的，在宫里遇到她，我一般都绕着走。

①阿兄：即兄长。很多时候，方言里的用法更接近于古汉语。

②翟车：翟车是一种贵妇乘坐的车，没有顶盖，但车厢四周有屏蔽，两侧饰以雉羽。



不过迄今为止，两人算是一比一平。嫡夫人的位子母亲稳稳坐着，陈妨见到母亲再不乐意也要下拜行礼；父亲被陈妨牢牢霸着，母亲地位再高也留不住父亲的脚步。如果硬是要品评两人的输赢，就要看权势与爱情孰重孰轻——权势自然是重要的，它是这座宫殿存在的基础；爱情嘛……我很怀疑，她们与父亲有爱情吗？

樵比解大九岁，是父亲第四子。陈妨当年对他寄予厚望，教育得相当严厉。或许严厉过头了，樵的性子被教养得一板一眼，做事循规蹈矩，才智上却平庸无奇，不被父亲看好。

不过他人却是不错的，每次见到他，他都会温和地微笑打招呼，完全没有小心眼。

姝却和樵不一样，姝是个很有心计的女孩。

她只比我大一岁，今年也就九岁，小小年纪却八面玲珑。陈妨很喜欢她，到哪里都带着她，我和母亲的贴心跟她们比起来，充其量是友好罢了。

姝继承了她母亲的艳丽和功力，撒娇的功夫施展得如行云流水般收放自如。母亲宫里的世妇曾笑着说，见过君主姁的容貌，杞宫里许多年轻女子的长相都不经一提了，只有那君主姝可勉强算个第二。母亲却轻蔑地说，姁的品貌，那是天上仙娥才能比的，姝一个庶室所出女子，将来也不定是要腰给哪个小国，如何与吾女相提并论。世妇唯唯连声。我知道后不禁失笑，母亲就像现代社会的家长一样，是张成绩单就拿出来跟别家攀比，只是不知道这话传到那边又要引来多少怨恨。

我腰上的凤形羊脂玉佩原是西北鬼方的珍宝，由一方绝世美玉雕成。据说那美玉被剖成两半，一半雕成龙形，一半雕成凤形。商王与鬼方交战得胜，从鬼方掠来大批美玉，其中就有这对羊脂玉佩。周武王灭了商，玉佩就进了大周国库，封杞的时候，凤形玉佩作为赏赐到了父亲手里。

几个月前，姝在父亲处看到这块玉佩，开口讨要。父亲说胡闹，这是天子赏赐，怎能随便给她。姝不依，施展浑身解数撒娇，陈妨也在一旁帮腔。父亲平日处事冷静，却也渐渐招架不住，就在他快要答应的时候，母亲出现了，她了解后，冷笑道：“天子赏赐自然不可轻易与人，姝想要玉佩，就挑件别样的给她。想来姁过几个月也八岁了，又是嫡女，我欲往库中寻些物件赐予她，不知国君意下何如？”

父亲一听，想想，说：“既如此，夫人也不必劳动，这凤形玉就赐予姁为她庆生吧。”于是这玉佩就顺水推舟地到了我手上。

我严重怀疑母亲动机不纯，假我庆生之公济睚眦之私。姝平日做派便带有些骄气，



我虽是嫡女，在我面前她也不怎么收敛，但至少还算相安无事。这件事以后，我们之间的矛盾立刻单方面升级，她无论何时见到戴着玉佩的我，都像只斗鸡一样火药味十足，直到父亲不久前从镐京回来，赏了她一串漂亮的绿松石玛瑙琉璃项链，方才作罢。

我看着城门口的那对母女，心中苦笑，又遇到了。